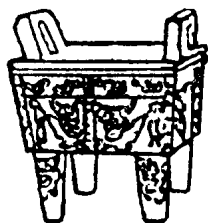


中華文史論叢

第五十六輯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華文史論叢

第五十六輯

錢 伯 城 主 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執行編輯

谷 玉

中華文史論叢

第五十六輯

錢伯城 主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)

經售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印刷廠印刷

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25-2337-3

Z·314 定價: 17.00 元

目 錄

[古人行實考]

- 瞿佑年譜 徐朔方(1)
黃庭堅宗族世系新考 楊慶存(32)
陶淵明族屬及《桃花源記并詩》
別論 張迎勝(45)

[版本目錄新札]

- 陳曄《瑣碎錄》跋尾 王利器(61)
《太平廣記》宋本原貌考 張國風(71)
《永樂大典》“謚”字殘卷的價值 汪受寬(99)
清人筆記隨錄 來新夏(106)
清代職官制度和官員引見履歷
檔案 秦國經(117)

[讀書雜誌]

- 《後漢書》和、殤兩帝紀注匡補 錢劍夫(142)

- 《義府續貂》增訂…蔣禮鴻遺作 李亞明整理(179)
關於章太炎的《國學概論》…………… 湯志鈞(192)

[詩詞考論]

- 唐代詩論抉原：孔穎達詩學 ……… 鄧國光(209)
讀《李長吉歌詩研究》隨筆…………… 吳企明(226)
從蘇軾與柳永的關係論到蘇詞
 創作的心理…………… 劉 石(248)
李漁《窺詞管見》析論…………… 吳宏一(262)

古人行實考

瞿佑年譜

徐朔方

元順帝至正七年丁亥(1347) 一歲

七月十四日(公曆八月二十日),生於杭州。

瞿氏《樂府遺音》清光緒十三年(1887)里人丁丙跋云：“先生生於元至正七年丁亥七月十四日。詞中有‘今朝初度，明日中元’之句。祖居薦橋。”按：《滿庭芳·戊申初度日迪迎諸姪置酒延款》云“明日中元，今朝初度”。丁丙跋又云：“此卷《沁園春》詞，有《陳士謙爲余製吳山舊隱圖(就)題》云：‘烏龍潭畔，城隍祠後’，正其地也。”按：原句爲“向烏龍潭畔松坡掩映，城隍祠後石磴縈紆。”烏龍潭一名黑龍潭，在吳山寶月寺西。

《樂府遺音》複印本承法國國家科學院東方文化研究員陳慶浩博士見惠，謹謝。

字宗吉。

見錢謙益《列朝詩集小傳》甲前集。

號誠齋，又號樂全。

正統甲子(九年, 1444)翰林院侍講承德郎兼修國史彭城劉鉉《瞿先生樂全稿》序云:“予曩得識先生,聞其所以號誠齋者,收其放心之謂,今日樂全,勉以保全名行爲樂,皆修省之功。”

參本譜洪熙元年(1425)。

至正二十年庚子(1360) 十四歲

隨父居鄞,以賦詩得故老稱賞。

《樂府遺音》丁丙跋云:“少不得於親。年十四,有鄉人張彥復自福建檢校回。瞿翁款以雞酒。先生歸自學舍。彥復指雞命賦,應聲云:宋宗窗下對談高,五德聲名五彩毛。自是范張情義重,割烹何必用牛刀。彥復稱賞,寫桂以贈云:瞿君有子早能詩,風采英英蘭玉姿。天上麒麟原有種,定應高折廣寒枝。瞿翁遂構傳桂堂。”此據《歸田詩話》卷下《折桂枝》,文云:“章彥復自福建省檢校回杭,過鄞。先君置酒待之……時予年始十四云。”丁丙謂“遂構傳桂堂”,不知所據。時在亂離中,未必即有構堂之舉。郎瑛《七修類稿》卷三十三《瞿宗吉》云:“生值兵火,流於四明、姑蘇。”據《元史》本紀,至正十二年七月,“饒徽賊犯昱嶺關,陷杭州路”,其冬始復。十三年張士誠起兵泰州,國號大周。十六年,張士誠據平江路(蘇州)、湖州、松江、常州,七月占杭州。

十七年以明軍所迫，張士誠降於元，受太尉。時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，海道運糧萬戶。瞿家避難寧波或在至正十六年。至正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，張士誠每年運糧十一至十三萬石至大都。二十三年張士誠自稱吳王。二十六年，明克湖州、杭州、紹興，二十七年九月，明克平江，張士誠被俘。

《歸田詩話》卷下《退朝口號》云：“少日在四明，從王叔載先生學詩。”

至正二十六年丙午(1366) 二十歲

依楊維禎體作香奩詩八首。

《歸田詩話》卷下《香奩八題》云：“（楊維禎）或過杭，必訪予叔祖（士衡），宴飲傳桂堂，留連曩日。嘗以香奩八題見示，予依其體作八詩以呈，稿附家集中，忘之久矣。今尚記數聯：《花》（楊本作芳）塵春跡》云……《黛眉顰色》云……《金錢卜歡》云……《香》（楊本作玉）頰啼痕》云……廉夫加稱賞。謂叔祖云，此君家千里駒也。因以《鞋盃》命題，予製《沁園春》以呈。大喜，即命侍妓歌以行酒。詞云……歡飲而罷，袖其稿以去。”《沁園春》詞又見《樂府遺音》。楊氏《香奩八題》今存，見《鐵崖先生復古詩集》卷五。序署“至正丙午春三月初吉錦窠老人楊禎叙”。楊維禎在吳山鐵冶嶺有住宅，相去不遠。據《鐵崖先生古樂府》卷首宋濂作墓誌銘，楊氏生卒爲1296～1370。凌雲翰《柘軒集》卷二亦有《香奩八咏》，標題同宗吉。

維禎長宗吉五十一歲，時詩名籍甚，於宗吉影響甚深。楊氏有集《麗則遺音》，宗吉則有集《樂府遺音》，晚年維禎自號風月福人，瞿氏則自署樂全叟，非偶然也。

重到蘇州，旋即返棹。

陳霆《渚山堂詞話》卷三云：“瞿宗吉寓姑蘇，作《八聲甘州》以自遣。首闕云：倚危樓，翹首問天公，何時故鄉歸？對碧雲千里，綠波一道，山色周圍，風景不殊疇昔，城郭是耶非。滿目新亭淚，獨自沾衣。其自叙云：丙午秋重到姑蘇，登樓有作。按，丙午乃至正二十六年，時張士誠尚據姑蘇，明年丁未滅亡。則是時張之國勢益蹙矣。……宗吉以至正丁亥生，屈指至丙午，年纔弱冠，則其再遊姑蘇，非必汲汲於營進也，特以采采故耳。繼此即返棹，丁未燕巢之禍脫不預焉。其視張思廉等有間矣。”據《元史·順帝本紀十》，今年十一月，明克湖州、杭州、紹興、嘉興。明年九月克蘇州，張士誠被俘。宗吉似為避兵火而至蘇州。采采即《秋香亭記》女主角也。

上引《渚山堂詩話》以為《秋香亭記》寓自傳因素，可信。男主角商生，或以孔門子弟商瞿寓作者姓氏，“隨父宦遊姑蘇”。女主角係詩人楊載之孫女，名采采。楊載妻為商生之祖姑。祖姑云：“吾孫女誓不適他族，當令事汝，以續二姓之親，永以為好也。”後張士誠亂起，“生父挈家，南歸臨安，輾轉會稽四明以避亂。女家亦北徙金陵，音耗不通者十載。吳元年，國朝混一，道路始通時，生父已歿，獨奉母居錢塘故址……則女以甲辰年（至正二十四年，時宗吉十八歲）適太原王氏有子矣。”時地俱

合，女年當略少於宗吉，故有“兄妹”之云。《歸田詩話》卷下《宗陽官玩月》云：“楊仲宏……夫人瞿氏，予祖姑也。嘗以仲宏親筆草稿數紙授予，字畫端謹，而前後點竄幾盡，蓋不苟作如是。”瞿家有傳桂亭，小說則云商宅“秋香亭上有二桂樹”，非偶然也。

明太祖洪武元年戊申(1368) 二十二歲

與凌、邱、吳諸老爲忘年交。

《樂府遺音》丁丙跋云：“洪武元年，先生二十二歲，凌彥翀、邱彥能、吳敬夫相與訂忘年交。楊廉夫訪之，出所作《香奩咏》以示，先生悉和之。廉夫嘆曰：此瞿家千里駒也。凌彥翀作《梅柳爭春》，先生一日盡和之。凌亦驚嘆。”楊廉夫訪之云云，已入本譜至正二十六年。

彥翀名雲翰(1323~1388)，錢塘人。元至正十九年登浙江鄉試榜，除紹興蘭亭書院山長，不赴。洪武辛酉(十四年)以薦舉，召授四川成都教授，以在任乏貢舉，謫南荒以卒。參本譜洪武二十一年。

萬曆《杭州府志》卷八十五本傳云，洪武初，雲翰爲杭州府學訓導。

《歸田詩話》卷下《鍾馗圖》云：“(雲翰)至正間，以《周易》經與士衡叔祖同登浙省鄉榜。授平江路學正，不赴。才高而學博，爲鄉黨所推。一日來訪，叔祖不在，以所和石湖《田園雜興詩》一帙留寄舍下。數日，予盡和之。及見大驚喜，爲作序文於前。因是遂刮目相視，且嘆叔祖之不能盡知也。繼以梅詞《霜天曉角》一百

首、柳詞《柳梢青》一百首，號《梅柳爭春》者屬予和之，予亦依韻而就，大加賞拔。予視先生猶大父行，而先生不以齒德自居，過以小友見待。每於諸長上前稱之不容口，喜後進之有人也。”

《柘軒集》卷一《次韻范石湖田園雜興詩六十首》序云：“丁未歲(去年)隱居於苕溪(吳興)之梅林村”，盡和之。同書卷二有《雪中八咏次瞿宗吉韻》(《雪梅》《雪竹》《雪柳》《雪雀》《雪雁》《雪獅》《雪水》《雪燈》)、《雪湖八景次瞿宗吉韻》(《鷺嶺雪峰》《冷泉雪澗》《巢居雪閣》《南屏雪鐘》《西陵雪樵》《斷橋雪棹》《蘇堤雪柳》《孤山雪梅》)，卷三又有《包山玩月次瞿宗吉韻》。

《歸田詩話》卷下《蘆花被》云：亡友邱“彥能嘗以唐三學士弈棋圖求題。予爲賦絕句云：三人當局各藏機，思入幽元下子遲。畢竟是誰高一着，風簷日影靜中移。彥能嘆賞。(吳)敬夫亦以雪詩見示，予和其西字韻云：夜靜有舟來剡曲，時平無馬入淮西。敬夫亦加譽焉。予時年甚少，敬夫爲鄉前輩，彥能亦倍年以長。二人墓有宿草久矣。因念舊交，爲之慨然。”

洪武二年己酉(1369) 二十三歲

作《念奴嬌·悼友人陳耑歿於閩中妓館》。

見《樂府遺音》。《歸田詩話》卷下《捐生妓館》云：“陳耑字子肅，生富豪家。與予同歲，從叔祖學詩。好爲奇俊語……後商於閩中，盤桓妓館。寄予詩云：青銅三百一斗酒，荔子十八誰家娘。信奇俊可喜。逾一歲，竟卒於

妓館，年始二十三云。”

《武林坊巷志》豐上坊一管米山巷引《西湖游覽志餘》卷十六、《清波類志》《西湖志餘》云：“安榮坊倪氏女者，少姣好，瞿宗吉嘗屬意焉。及長，委身為小吏妻。一日，與宗吉邂逅於吳山下，淒然感舊，邀歸其廬，置酒叙話，為賦《安榮美人行》云：吳山山下安榮里，陋巷窮居有西子。嫣然一笑座生春，信是美人謫居此。相逢昔在十年前，雙鬢未合臉如蓮。學畫蛾眉揮彩筆，偷傳雁字博金錢。相逢今在十年後，鬢髮如雲眼光溜。風吹繡帶露羅鞋，酒泛銀杯沾翠袖。自言文史舊曾知，寫景題詩事事宜。但傳秦女吹簫譜，不咏湘靈鼓瑟辭。暮雨朝雲客易度，野鴨家鷄競相妒。當時自詫苑中花，今日翻成道旁樹。我聞此語重悲傷，對景徘徊欲斷腸。謂城楊柳歌三疊，淦水琵琶泣數行。相送出門留後約，暮天慘慘東風惡。醉後感舊賦新篇，重與佳人嗟命薄。”作年不詳，姑繫此。

洪武十年丁巳(1377) 三十一歲

寄居岳家。

《樂府遺音》丁丙跋云：“長苦不第，築一室，自署曰西泠草堂。洪武十年，先生卅一歲，寄居外家富子明氏有餘清樓。調寄《摸魚兒》，製《西湖十景詞》十闕，盛傳人口。”

陳霆《渚山堂詞話》云：“往見其《望西湖》十闕，其自叙云：丁巳歲夏，寄居富氏餘清樓，頻視西湖如開一鏡。

凡陰晴風雨，寒暑晝夜，未嘗不與水色山光相接也。技癢不能忍，因製《望西湖》十闕，其腔即晁無咎《買陂塘》舊譜也。宗吉工詩詞，其所作甚富，然予所取者止十餘闕，惜其視宋人風致尚遠。”

《樂府遺音》有《蝶戀花·餘清樓納涼夜坐》。

楊維禎《東維子文集》卷二十九《送薛推官詩》序云：“吾友姑胥富子明來，言杭州推官鄆城薛公之人曰……”，當是同一人。

據《湖山便覽》卷十一，有餘清樓在吳山，元富子明宅。集賢趙雍書額，楊維禎爲記。維禎凡至錢塘，必館其所。以明經奏薦。據《錢塘縣志》《紀士》。

作《沁園春·觀三國志有感》。

見《樂府遺音》。詞云：“爭帝圖王，地老天荒，至今未休。記東都已覆，聊還許下；西川未舉，暫借荊州。天下英雄，使君與操，生子當如孫仲謀。三分鼎，問誰能染指，孰可同舟？一時，人物風流，算忠義何人如武侯。看文章二表，心惟佐漢，縱橫八陣，志在興劉。底事陳生，爲人乞米，却把先公佳傳酬。千年後，有新安直筆，正統尊周。”陳生句，《晉書》卷八十二《陳壽傳》云：“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。壽謂其子曰：可覓千斛米見與，當爲尊公作佳傳。丁不與之，竟不爲列傳。”新安直筆，指朱熹(1130~1200)《資治通鑑綱目》以尊劉貶曹爲主旨。

此詞之後即爲《蝶戀花·餘清樓納涼夜坐》，似同年作。

洪武十一年戊午(1378) 三十二歲

《剪燈新話》成。

書凡上下卷，載文言短篇小說二十篇，另附《秋香亭記》。序署“洪武十一年歲次戊午六月朔日，山陽瞿佑書於吳山大隱堂”。

有吳植洪武十四年引、桂衡己巳(二十二年)序、里人凌雲翰十三年序、金冕洪武辛酉(十四年)跋。

以上據日本內閣文庫藏《剪燈新話句解》。據《剪燈新話句解跋》及《題註解剪燈新話後》，禮部令史宋糞“之印本訖于己酉(嘉靖二十八年 1549)”，“青州林君芑子育”作句解，十年後吏部尹繼延付印。正德元年楊氏清江書堂刻本作四卷。

都穆《都公談纂》卷上云：“錢塘瞿宗吉著《剪燈新話》，多載鬼怪淫褻之事……予嘗聞嘉興周先生鼎云，新話非宗吉著。元末有富某者，宋相鄭公之後，家杭州吳山上。楊廉夫在杭，嘗至其家。富生以他事出，值大雪，廉夫留旬日，戲爲作此，將以遺主人也。宗吉少時，爲富氏養婿，嘗侍廉夫，得其稿，後遂掩爲己作。唯《秋香亭記》一篇，乃其自筆。今觀《新話》之文，不類廉夫。周先生之言豈別有本耶。”《金瓶梅詞話》欣欣子序則云：“盧景暉之《剪燈新話》。”近人戴不凡《小說見聞錄》《剪燈新話的作者》云：“所藏明刻小說殘本所收《聯芳樓記》原題闕名，《聚景園記》題山陽瞿佑，《牡丹燈記》題元陳愔，《金鳳釵記》題元柳貫，《綠衣人傳》題元吾衍。”按，吾衍有《學古編》《閑居集》，前者考訂語言文

字，與小說無涉，後者爲筆記，間有近於小說者，但每則僅數十字，或一二百字。有記西湖萬嶺者，亦有記賈似道者。此外即有記錄衣人事，亦但供後人取材用。柳貫則爲元末名家，偶爲小說作者所托名，不可輕信。都穆云：“今觀《新話》之文，不類廉夫。”評之甚確。

《新話》《水官慶會錄》自《仇池筆記》卷下《廣利王召》化出，《天台訪隱錄》脫胎《桃花源記》，《永州野廟記》則由陸龜蒙《野廟碑》所啓發，然不可謂非瞿氏之作也。其自序及友人凌雲翰、吳植、桂衡三序言之甚悉。

《新話自序》云：“余既編輯古今怪奇之事，以爲《剪燈錄》，凡四十卷矣。好事者每以近事相聞，遠不出百年，近止在數載，裊積於中，日新月盛。習氣所溺，欲罷不能，乃援筆爲文以紀之。”《新話》之《金鳳釵記》《聯芳樓記》《牡丹燈記》《渭塘奇遇記》《愛卿傳》《翠翠傳》《綠衣人傳》《龍堂靈會錄》殆此類也。

《樂府遺音》有《一剪梅·舟次渭塘書所見》。詞云：“水邊亭館傍晴沙，不是村家，恐是仙家。竹枝低亞柳枝斜，紅是桃花，白是梨花。敲門試覓一甌茶，驚散群鴉，喚出雙鴉。臨流久立自咨嗟，景又堪誇，人又堪誇。”

《歸田詩話》卷中《三高亭》與《龍堂靈會錄》有關。文云：“吳江三高亭，祠越范蠡，晉張翰，唐陸龜蒙。或題一詩於上云：人謂吳痴信不虛，追崇越相果何如。千年家國無窮恨，只合江邊祀子胥。自後過者閣筆。”

《樂府遺音》《木蘭花慢·金故宮太液池白蓮》云：“記前朝舊事，曾此地，會神仙。向鵲橋頭，花迎鳳輦，浪捧

龍船。繁華已成塵土，但一池秋水浸長天。白鷺曾窺舞扇，青鸞慣遞吟箋。多情唯有舊時蓮，照影夕陽邊。甚冷艷幽香，濃涵晚露，淡抹昏烟。堪嗟《後庭》《玉樹》，共幽蘭遠向汝南遷。留得官牆楊柳一般憔悴風前。”按，《新話》有《滕穆醉游聚景園記》，美人“於座上自製《木蘭花慢》一闕”。前三句全同，第四句小說作“向月地雲階”，第七句小說作“繁華總隨逝水”，據“汝南”句，金故宮當指開封，小說完成之日未及往，此乃以杭州詞句移用於北方也。

正統七年(1442)三月辛未，國子祭酒李時勉上奏五事，其一云：“近有俗儒，假托怪異之事，歸以無根之言，如《剪燈新話》之類，不惟市井輕浮之徒爭相誦習，至於經生儒士多捨正學不講，日夜記憶，以資談論。若不嚴禁，恐邪說異端日新月盛，惑亂人心，實非細故。乞敕禮部行文內外衙門及提調學校僉事御史並按察司官巡歷去處，凡遇此等書籍即令禁毀。有印賣及藏習者問罪如律。庶俾人知正道，不為邪妄所惑。”“詔下禮部議。尚書胡濙等以其言多切理可行……帝是其議。”以上見《明實錄》。

任仁和縣(今屬杭州市)訓導。

《仁和縣志》卷五云今年在任。

洪武十三年庚申(1380) 三十四歲

登吳山賞雪，作詩紀之。

凌雲翰《柘軒集》卷三《吳山對雪詩》云：“山陽先生坐高

堂，挺然特立逾修篁。誰憐衰翁方避俗，寒窗痴坐如蠅僵。”山陽指宗吉，雲翰時年五十八，號避俗翁。

序云：“庚申歲未除廿日，以公事早過希孟家，宗吉繼至。小飲遽出，時雪深尺餘。遂由吳山官舍後，循松徑而上，至烏龍潭，過卜執中家，款以酒果。憑高視下，則西湖諸山歷歷在目……越二日，宗吉以詩來，則又兼紀其後一日事。蓋彝訓堂前二松乃南宋物也。姚子昭領薦時，甘露降其上。五桂則予目睹陸德陽所植，將四十餘年矣。今宗吉乃能愛護之，豈不重有感於吾懷。……歲月易流，會合難再。因宗吉有作，從而和之，以爲他日之佳話云。”

洪武二十一年戊辰(1388) 四十二歲

凌雲翰卒，作詩弔之。

《歸田詩話》卷下《鍾馗圖》云：“洪武庚申(十三年)冬，爲人題鍾馗圖云……不數日爲鄉人官於外郡者飛舉，里胥臨門，不容辭避。迫脅上路，到京授四川學官，遂成詩識。在任以乏貢舉，謫南荒以卒。歸骨西湖，予送之葬。有絕句云：一去西川隔夜臺，忍看白壁瘞蒼苔。酒朋詩友凋零盡，只有存齋冒雨來。蓋感知己也。”

夏節《錢塘凌先生行述》云：“洪武辛酉(十四年)以薦舉，召授四川成都教授，卒於官。時洪武戊辰歲也。”

洪武二十六年癸酉(1393) 四十七歲

調河南宜陽教諭。